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七

明 皇甫汈 撰

家誌 狀畧 壙銘

水部君墓誌銘

皇甫水部君者名濂字子約一字道隆中憲公第四子也母黃氏恭人方妊時夢疇昔老人授以玉戒指一枚上負以鼎翼日語於中憲公公曰鼎男象而玉至寶也

指者止也汝殆產子必貴自此將不復舉矣後卒如驗云吾家子姓裔出微仲至宋戴公子充石字皇父始以字為氏宋亡徙安定朝那漢唐而下最盛勲業若規嵩隱德若玄晏文藻若湜與冉曾詳載諸史宋室南遷扈從來蘇居長洲孔聖里遂為吳人大其族者一善公高王父也諱通生信贈禮部郎王大父也生錄即中憲公云官儀曹時子約生於宦邸沉穎莊恪不為嬉戲玩弄賈異凡兒中憲公出守果州纔四齡鄉人有賈蜀者延余

兄弟中憲公諾之其寓湫隘室中僅容三人子約置前
席乃稱腹痛辭去歸愬於黃恭人曰兒雖幼獨非果州
侯子耶何得慢我鄉人聞之匍匐請謝執不復見其毅
如此若夫臨果不取俟其自得聞伎獨止習誦如初泰
瞻幼操子約有焉公既謝守歸課兒曹日嚴余兄弟互
相摩砥子約外無華炫而中深湛學尤專精焉且有
大志戊子試於邑郡院皆首選充郡學增廣生甲午舉於
鄉時中憲公四子並起科第吳中以為榮先聘廉憲顧

公棠女而顧無子業許出贅子約往婚畢乃謝曰大丈夫豈賴婦翁產哉况二親在堂安可缺侍乎遂攜其妻歸後十餘年顧亦產子人多賢而避之庚子承中憲公諱與伯氏冲仲氏孝暨余居帷中讀禮暇輒揚榘藝文譏評詩法子約業益進甲辰試南宮第二賜進士拜繕部主事非其好也越歲居黃恭人憂時仲氏卒余構讒為御史所窘子約與伯氏急難之所為賦三鳥也詩載集中戊申起家太宰聞公淵知其賢將授本曹同鄉忌

之仍拜水部鞅鞅弗豫俾典薪厥賈人每偽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翼日莅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於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為發姦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即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歛容以謝而心銜之於是乎有荊州之役矣至則莫無羨絀商人便之先視權者為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橐子約發其賕以千計乃誣子約不

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彼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所
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於衆曰吾知水部
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措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
司理官子約聞之即日就道遵故郢眺章華浮沅湘泛
洞庭為文以弔屈賈遡黃州登赤壁踟躕賦詩興慨焉
以余舊竄地也其莅河南也諸司疑獄賴以平反茲地
也何李餘風在焉故多談藝之士樂與之遊藩王好事
擁篲置醴以招延之即枚叟遊梁陸生入洛聲籍甚焉

居亡何稍遷興化倅監司交獎輸以金幣並却不受緘
投司中上官病其矯而性有莫可奪者當是時施冠起
於洛中倭夷熾於江左頗懸故國之憂其莅閩也攝郡
篆嚴戢豪右謝絕請託庭若無人同鄉劉君鳳以侍御
謫推又同年也日與探歷山川寄情觴咏造仙遊以流
連望武夷而倚歎雖簿書填委特坐嘯可辦耳壬子乙
卯兩典二省場屋試文半出其手所拔皆才俊人服其
藻鑒云丙辰代守入覲歸即投劾不赴郡監司督之堅

辭以謝開府胡公宗憲擬以治軍薦督醴鄢公懋卿擬以遺賢舉皆移書謝之何異嵇康之絕山公耶越歲子乘卒又二歲顧安人亦卒安人有令德乘幼最孝嘗割股以療母疾者也並有傳別載夫以子安子約之文不得為第一父子並起工官兄弟皆承譴不顯豈文章憎達殆運命司之矣丁辰茶酷居嘗鞅鞅弗豫頗有憂生之嗟素沉靜寡慾所至脫畧勢利自稱方外物色異人好覽鴻寶玉笈之書求回金服食之法足跡不入城府

戒聞者勿妄通賓貴人亦罕至者署門掃軌不以為嫌
曰昔人友麋鹿而侶魚鳥衲子羽流可與晤言奚取斯
輩污我門徑哉臺門餽遺並卻不受持衛生之誠不欲
勞心苦思遂少撰述惟詩篇每興到占屬不為應酬日
臨晉人帖間圖花竹水石並臻佳絕少學琴於雲間張
氏盡得其法而晚更精悟追契襄牙每鼓一二行蕭然
自適曰此足玩世遺榮矣辛酉子米生日弄以娛始得
舒其眉宇耳嘉靖甲子秋忽患痢不治而卒九月廿九

日也生正德戊辰十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悲哉病未
革召子安中子樞託以理家卒之後乙丑秋采患疹余
多方迎醫百計營救之竟夭俾子約無嗣天道有知無
知耶余召樞至再三而堅不就乃立子浚季子棻為之
子余與樞負子約於幽冥中矣工曹視權者往往操贏
致裕鮮一二清白者吳人以此疑子約而不知死之後
殯殮暨喪葬之具贍自余也妻顧氏敕封安人子二長
乘吳縣學生娶陶氏吳江貢士陶銳女皆先卒次采幼

未聘亦卒女三長適王侍御孫奎宿次適劉汀州守孫
位皆充諸生玉窘而劉天咸數也一幼側衣出字張憲
副意孫嘉壽云所著有道德經解校輯玄晏高士傳中
憲藩府政令以昭先業余收其遺草選為水部集二十
卷行於世此謂不朽視彼不肖子焉有焉亡哉銘曰邴
原恬祿而仕則遭鄧攸邁德而嗣弗延蒙莊繕性胡不
緩年屈生憤世乃叩昊天詵樂淨域璞亦疑仙喻斯燭
滅若彼薪傳五龍夾水一蛇啓阡於茲委蛻神安之焉

徒收茂草永絕嵇絃

華陽長公行狀

余兄華陽公之既卒也兄子槃率其諸弟來言襄事乃泣而拜且屬余狀其行將乞銘於文苑乃再拜相對而泣益余兄弟四人仲先公卒季後余生謂余知公稍詳也嗟嗟余忍狀余兄哉援筆每撫膺流涕輒復罷棄者數月矣然懼夫踈者匪溢而乖實或缺而弗彰是誰之咎哉是誰之咎哉公諱冲字子浚中憲公之元子也曾

大父諱通為一善公大父諱信贈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是為韋菴公父諱錄仕終順慶守進階中憲大夫是為近峯公母黃氏封恭人皇甫出宋戴公子克石之後以字為氏歷漢隋唐間通侯本枝著稱安定丞相苗裔徙自茂陵宋室不競提刑從遷遂為吳人累葉不仕隱于酒庫今城東孔聖里余故家也一善公積德砥行昌裕後之猷韋菴公敦詩弘文振昭先之業然發科起家則自中憲始也恭人來嬪三載嘗夢老人負鼎貽之而

有姪果生冲厥後每誕子咸夢是翁授之鼎而鼎各殊
制卒為識云誕之辰有白鶴旋舞於庭及生挺姿秀朗
秉性淵哲知非凡兒中憲公登丙辰進士居京師公甫
七齡奉母夫人攝家事殊有條至應對賓客裁答書問
諳若成人母夫人將之外家特久以故多渭陽之情束
髮就傳稍習句讀即了大義殆天縱匪由師得也隨遊
輦下觀宮闕之麗思踐其階見軒冕之華謂可代而致
也年二七御史視學南畿召試大奇之取入郡學克弟

子員參多士比於鄉先君讓之曰玉未琢而示之璞胡
躁也少長發悲歌於燕市慕遺風於魯墟懷英烈於荆
楚探勝蹟於巴蜀爰記三峽以闡山川之秘焉始謂仲
宣為宿構疑子建於倩人矣兼之甚口好劇談宿學為
折角莫能難又好騎射校輒多中出武兒右凡挾丸擊
毬音樂博奕之戲罔不精通焉先君在郡校諸生雜置
其中公占五經題悉成文先君驚嘆曰余幾為山公汝
業臻此可失時耶乃令攜弟司直公歸就比亡何先君

以讒免憤然嘆曰漢緹紫一弱女耳猶能鳴父之寃矧
男子乎乃草疏凡千言其畧曰臣父為良二千石多治
行方藍鄢盜起破郡邑如破竹所過民無噍類果州獨
全設使果陷陛下安所望蜀耶乃不蒙增秩越級之賞
而聽受金縱盜之誣何以勸雲中守哉先君聞之移書
使人邀諸途曰余恥為折腰吏久欲投劾去矧在危城
中獲生還幸矣特恨不早乃為孺子所訖尚奚言哉然
疏業已上陸太宰銜之寢不報事載近峯年譜先君閒

居公開選葺園奉之以娛而代為家省慶展俱存情耽
既翕日與諸弟商權易義於世業堂由是海內知有皇
甫易矣先達王文恪公吳文端公大器之與仲氏謁喬
司馬於白下一時名公如燕泉何司空東橋顧司寇引
為忘年交不啻二陸入洛江東士為減價也途經茅山
登皇甫谷飄飄然有塵外之想乃號華陽山人屢試於
鄉不効而余乙酉先舉先君嘆曰汝才豈在季下奈何
以家事溷汝汝第謝去余雖耄猶堪自理也戊子果與

仲氏並膺薦而聲稱籍甚屢試春官不第二親先後背
養諸弟或羈宦有恨不及見者其斂不踰制喪不違禮
祭不失時皆公身獨任之余輩同其哀毀而已生子如
公安用多男為哉公平生慷慨持大節能周人之急友
人陳與言卒卹其子螽叔所遺金操而為之出息以贍
至長倍還之螽賴以資外姻有湯翁者病既革而子在
襁褓中召公囑曰以此累君君不負陳生忍負余哉從
兄源貧無依請於母夫人處之別第割墓田給之使公

而遇則占邸成之宅舉晏嬰之火者豈其少乎舉族無
少長凡紛爭構厲藉公片言而解其信義服人多此類
雖仲弓家範彥方鄉行曷過焉公處弟第甚雖穆而訓
子姪頗嚴峻故余兄弟終父母身不求離析諸姪憚公
踰於所生父也渭崖霍公龍湖張公每放春榜訝曰何
無皇甫生間題長安主人壁廖學士程編修見之嘆曰
主司良失人甲辰再試春官時主考為西蜀張公潮取
優卷十餘公在其中而張卒於鎖院竟遺不錄其家兒

持之出以示人公歎曰此謂非命耶庚戌歸悔其再誤
因號不菴叟而揭銘座右杜門著書湛思味道若將終
身焉先是移書諸弟曰予髫髻侍先大夫官京師獲聞李
何邊徐之論後與孫方二山人傾蓋吳門發機破昧何
必同人哉乃遡風雅之源究作者之意刪輯所為詞賦
詩歌四十卷序記傳志雜文二十卷總曰華陽集而編
目先行武宗即位政法凌遲撰緒言及申法車駕南征
撰已庚小志覩靖難錄撰壬午刑賞志思廣左氏摘奇

撰纂言今上繼統崇尚文德撰周易大傳疏余領曲周
恐不習為吏撰政準大同之變撰幾策幼好談兵撰兵
統輯經子要語諸史法行撰左測右測晚年聞見日益
撰因子因記邊兵犯闕京邑騷動撰靖邊經海寇突起
當事無策撰枕戈雜言世系攸邈閱其凋素撰家譜凡
七十餘卷數十萬言而北遊遊虞還山倦遊諸集別行
於世云大較窮愁孤憤撫騷擬玄詞麗指眇使人不能
加也公授室最早年二八范氏已嬪生男輒不育僅存

一女年踰四旬歲在壬辰將北試范曰妾聞燕趙多宜
男者君往盍圖之及落第娶嚴周二家子以歸並皆產
子向非丘嫂有容幾乏兄嗣由是德范而愛其女甚於
子也長樂娶陳氏嚴出次梁娶王氏周出俱吳縣學生
又次茶聘魏氏同樂出樂聘唐氏則同梁出也嫡女適
太學生馬元芳孫夢麟梁子也亦竟夭悲哉樂梁各生
女一人公自庚戌之後不欲更試丙辰或勸之曰先大
夫肇跡之年也天運其將復始乎乃強一行再蹶而歸

鞅鞅弗豫適余解臬歸自南中而子約弟亦棄郡牒不
赴相與慰勞陳說平生緬良會於冬宵追懽悰於秋燕
丁巳忽寢瘵賴刀圭延息而公嘗學星數於姜憲副多
推驗曰古稱七十者稀余殆不能躋耶越明年春杪偶
灌園覺腹痛如廁足委頓不支疾作竟卒卒之日嫂問
家事第曰汝好為之諸子泣而問者公以手指所枕書
示之曰無忘此業足矣公有書癖雖囊無餘金而架滿
萬軸也余與季弟泣不能視公乃舉手作別即合眼下

生矣時嘉靖戊午三月丁丑也距生弘治庚戌正月乙丑年六十有九竟如公言嗚呼痛哉猗歟皇甫世炳於文非獨以功名顯明興奉直抱藝藻始萌芽中憲含章起而緯國然繼志述德若子長之弘先業其在公矣博綜羣籍覃涉百家上自墳索韜鈴下逮圖讖璣厯方輿所載裨官所紀靡不研討訪古由之折衷知今足以應叩早嫺詞賦今篇中或更生不能該子雲未之識者其為書也守韋菴之法而運筆超妙兼晉宋之體而意到

逼真然十上春官不獲一第亦命矣夫而妮妮冠玉者
乃紆朱橫金烹鮮策肥詗千里中朝蓋棺夕腐蛆矣公
以翰墨垂聲世之重公隆於卿相之位豈以彼易此哉
稽昔微仲遜跡於殷士安高蹈於晉世有逸人之風焉
即仕者亦往往拓落不求華顯云公尤恬於勢利未嘗
修刺候門曳裾令室所居戶絕履綦庭滋帶草晏如也
諸弟休沐屏騎以謁公固不為意其所養益閎深矣瑣
才不文至哀無飾聊述其槩如此所冀妙辭攄之黃絹

懿行勒於鴻碑不既幸乎

贈安人沈氏行畧

沈氏仲子者余妻也父炤為吳嘉定人炤之先有刺江都者遂起自江都郡及徙吳迺富埒吳中家於東江以故俗謂半江沈云在昔周文王子曰昧季封於沈因氏焉此殆其苗裔與純皇帝時有若鞠軒公瞿夫人者並以孝聞所司上其事詔下旌之江之東遂表為雙孝里俗亦謂雙孝沈不復半江云自是彬彬為禮讓族矣鞠

軒有子曰友松友松故多男子而炤最長毅皇帝時以進士起家拜行人選為刑科給事中余父順慶公方在儀曹數相往來交驩闔太君者仲子母也給舍差池外宦終不克膺封典云與余母黃夫人通問遺聚燕好也仲子生而婉孌母氏見輒目之意有所詣而闔太君亦每奇余謂非凡兒即在齠齔乃竟許婚矣居亡何給舍以奉使忤閹瑾矯詔繫獄將死之罪弗讐當以減論得免官歸方是時勘官悉先關白有不承旨苛法即首領

不保免官幸耳蓋瑾廉知給舍素饒於財蓄珍寶玩器累千求之不滿其意忿構厥獄也亡何余父出守順慶給舍亦復得稍稍叙遷為郴州刺史道之相去數千餘里展親告虔之禮契闊不修亦竟數年也既而余父謝政家居給舍擢憲廣臬單騎之官令太君將其子還江東男女時及父召煤灼往請婚太君允之禮應逆女顧安所得舟侍御關西許宗魯刷卷按蘇過存余父乃見余而語之故侍御笑曰汝能效呂氏為莊公議耶余曰

唯唯因命二題夜中屬草旦日獻之侍御喜曰此過秦
類也去宋文遠矣即以所乘巨艦給傳命官往護婚事
亦異典云由是仲子歸於我正德辛巳首夏也時里閭
譁以為仲子百輛之將盈篋之貨至則簪珥不再雙羅
綺不重襲豈力不能辦非仲子好也廟見告成黃夫人
懼宦家子習於驕恣不閑婦儀故為抑之仲子能降能
珍事姑愈恭黃夫人始喜謂三郎果得嘉婦即諸姑伯
姪姻戚皆賢之如母氏云也仲子性溫而介能以禮自

防往來閨闈間非女侍先後之弗行也逮下肅而有容
至細過輒容納之不甚譙讓羣下且畏且感則又輒謂
阿母賢也余益不能無喜矣被服縞素不炫麗盡飾有
荆布風其事余甚恪每與言輒侃侃若詔余者自是雖
燕暱亦交相敬罔敢褻呼為益友即古人餉饁舉案乃
今不誣也性好讀書知大義夜每佐余親筆研有疑輒
質之與之辨說輒解悟也余或倦學輒以紉組相砥余
自是非夜分不寢而仲子亦畧能文辭矣匠心獨巧非

由師授而裁花剪鳥若天產機生靡不肖焉時余學琴於金叟從屏後屬耳即手按之悉成音其穎慧多此類余褊心觸事忿發如火莫遏喻以少安毋躁恐傷和氣殆余之韋弦也嘉靖壬午太君卒仲子聞訃以姑在哭之不敢出聲然五內盡裂矣是歲余試學院選充郡校弟子員不獲就比仲子若弗豫然夢其母謂曰郎君行當富貴懼汝不及見奈何為彼戚戚也驚寤越歲其父亦解憲歸太君椿而祥矣為舉襄事弟灼亦由進士為

侍御史羣從十有二人婚媾俱世家紈袴子弟咸來會
葬互矜門閥余獨儒服為揖讓容給舍試論經義條答
如響莫能難晨且遷柩例有告文詢諸壻默無敢應者
余援筆立就侍御君不能加點諸少年咸有媿色仲子
曰妾母知君展能擇壻也太君既葬而其長女亦卒仲
子夢輒見二靈岑岑然若將招之偕也遂心悸察其色
赭而愕若弗寧處也一日嘔血忽數升下下即目眩不
瞋體寒股交戰脉欲殊也已而蘇即心愈悸周詩謂病

在骨髓名曰勞瘵得之憂鬱氣衰而血不足也即遇鴻
術探禁方投以萬金良藥僅可強息再暮耳矧庸庸醫
者刀圭之末幾其一飲即愈不亦難乎事在乙酉夏五
也是秋余舉於鄉殫歲將計偕北征仲子亡恙也明年
落第歸仲子病稍侵已居益鞅鞅弗豫余母慰之曰而
郎少幸先兩兄舉即不第何望之深也仲子曰嗟嗟君
姑郎君方篤學勵行為海內文人何有於一第顧時耳
時至即反覆掌矣妾所懼者先期委溝壑不與同富貴

也言畢橫涕承睫下沾膺也余母亦為欷歔久之叱曰汝真病竊胡言之亟也又明年丁亥五月廿一日仲子果病革死矣生於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七日死之年纔二十有六其妻余則甫七稔也竟先天死乃後余果登進士富貴未可知胡竟不同享也謂非命哉謂非命哉死之日猶了了不瞋問所安尚折而知也諸所蓄及所貸與人咸籍記之曰毋溷後人即殯殮瘞藏之具咸眎之意如其意即領之曰足矣毋俾踰禮為也乃又招諸

姑伯姊姻戚與訣人每數言言盡哀也辟適千里者羸糧飭徒車馬在門張組把袂踟躕不行情等耳此固長往不歸不尤痛甚哉以故無大小踈戚泣之盡哀目且瞑又瞑而視之曰幸母死我於男子之手合掌誦佛良久氣絕泣者聲愈悲賢哉仲子生有懿行死益徵之矣遂殯殮一如仲子指云翌日蘇守胡公纘宗贈之舍躬弔於室君子以為禮死幾十年而後葬可謂愆期矣余蓋宦遊不克歸也丙申之秋奉使南還始請于順慶公

黃夫人議襄事問於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吉乃以十
二月十有六日葬於上方山之陽至是始即遠也上方
山者去城西南十餘里羣峯襟抱湖水環遶白楊蕭蕭
玄廬攸竄咸謂得嘉兆也而先曾考之靈棲焉先是皇
嗣誕生京朝官咸叨錫命之寵仲子益贈安人矣遂以
安人禮葬聊以慰幽魂也無出談安人二子應已應賜
並齟齬裏以衰經蒲伏帷堂中悲哉皇甫子曰余讀古
詩歌至悼亡篇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文固生於

情哉夫婦人之大倫也方其縞素來歸琴瑟在御孰不
願相偕老矣迺或中道潛翳窈窕足哀匪色是私蒙莊
放情非經也余葬余妻余顧安得不悲以思謨行畧以
俟顯者銘焉

談安人行畧

今上改元之六年丁亥夏五余妻沈氏仲子卒考中憲
公暨妣黃恭人日夕憂勞思得淑女堪以繼沈者乃遍
召諸媒媼與圖多言談氏孟子德容者父長公名祥字

惟善世居雙林里紵縞為業四方賓賈輻輳其門吳中
機杼無慮數百家而文之奇巧色之蒨麗罕踰談者凡
韜筒裂幅出自長公者不更檢閱而輸金售之長公亦
以信義交人初無貳價遂操贏倍息矣由是子弟多服
紵襪玉而連騎者長公獨悃悃為醇謹訥於言而敦於
事矣語具文待詔誌中生三男子二女子相者獨指孟
子法當貴餘或夭或貧而長公業亦將中替後卒驗云
孟子者生而幽閒貞靜有段媼者熟走其家為請婚焉

王子祿之余乙酉同年也居與長公前後相比雅識長公為獎成焉故孟子字於我明年己丑余第進士除嵎令不拜改授國子博士辛卯中憲公備簪珥衣幣郡邑為具舟楫監司假給符傳長公導之如京師余逆於國門之外卜吉受室焉一日謂余曰妾幸為君配嘗見君之客矣多位尊而齒宿者每忘年隆禮於君即聽君談皆唯唯頷之君雖無意上人而同輩觀之必生忌謗讐將作矣曷自貶損卑之無甚高論也尋果奉詔調外職

乃拜曲周令將之莅官中道與長公別而還吳曲周固
畿內小邑也余往視若不足理日恒閒暇每夜誦而晏
起孟子示雞鳴之警余哂曰古人以卧治為賢星起宵
勞何如彈琴鎖印也癸巳長子楸生越甲午余以三載
秩滿拜為水曹郎將之東歸展覲舅姑始修廟見之儀
母恭人慮其不習為婦而先為主母身且貴或驕也故
為推抑之而孟子執婦道益恭當此時仲兄孝在儀曹
伯兄冲將季弟濂計偕北上中憲公忽病痺余獨為延

醫視療賴周生萬金良藥得少差而余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三越月孟子於秘室虔禱侍者寢淫聞於母恭人歎曰詎意新婦能如故婦使沈氏更生無以加此矣乙未將之京師越丙申次子琳生余奉使將之還吳是歲也以皇子生覃恩得與沈氏並封安人云丁酉春始圖沈襄事或曰葬死安人獨不為生安人諱乎請少避之曰余繼沈後余之子即沈之孤也惡用避諸乃就服舍為琳琳製衰經教以哭泣躄踊之節中憲公益賢而

驛之是歲仍將之京師越戍戍余遷虞部員外郎巡視
畿道執法忤武定侯郭勛詔獄聽都官侯令弟郭勛具
酒肴甚豐腆悉置銀器中饋之客舍安人曰夫君奉職
無狀獲譴於大將軍妾代請主臣敢辱賜餉於囚倘賴
寵靈不即填牢戶叩首謝門下有曰也煩使者收器幸
無遺誤以重妾罪也亡何余得貸左遷出獄乃謝郭勛
而竟不一造侯第益憤恨云是歲將之便道歸省拜堂
下謝不能保身以為父母慘乃將之黃州置自員外居

於別署楚俗好誣多詖訟諸司疑獄悉以屬余暴于庭
下者日以百數片言質成而罷安人謂余曰君之聽訟
妾嘗從壁後察之似稱明允然神深發摘喜溢哀矜殆
非尚德化道也余自後多平反者矣越庚子稍遷南京
比部郎將之歸而中憲公卒佐余在疚罔愆於儀焉癸
卯季子穀生是歲余免喪赴闕補南水部仲氏補南比
部將之陪都越甲辰仲擢浙憲余調司勳郎季以會試
第二登進士伯氏張讌為母夫人上壽吳中以為榮乙

已兩京考吏薛氏忌才指仲要改宮僚例應補外余鞅
鞅弗豫安人曰君湛憂深念非為兄故乎對子字父古
猶恥之友其弟而去其兄此非不足君所乎宜力諍之
力不能當引去毋使並罹其網也余起而發其私於太
宰張公言官竟以侵職論劾仍左遷而薛氏亦敗矣是
歲女順生而黃恭人尋背養余抱病倚廬安人哀毀踰
於前喪時御史王言以私憾掇細人之謀窘余甚亟或
曰少避其鋒安人曰王侍御雖酷號蒼鷹豈能以殺人

罪妄抵曾參耶召君不過欲庭辱之耳身在苦塊即避
安有無母之國倘捕逮兄弟他日何面目見宗族鄉黨
乎余乃就縛事果得解母既葬誓不復出而安人勸之
曰向隱忍將赴功名之會一雪此言也君其趣治行奚
疑哉余乃如京師時尚寶白君悅病卒馳使者緘書諭
安人亟為納婦安人身任之婚禮不勞而成云余倅開
州甫六月稍遷處州丞將之莅官孫熾生安人得報大
喜余奉憲檄供事棘闈臨別安人曰聞昔己酉郡守亦

入場屋而門下士無一舉者君名雅重諸司行當多植桃李為茲邦美談也是秋舉者四人而他邑拔者凡九人云余自省還郡守方君業當入覲而余攝篆事安人方患病庭中榴樹無風而推廨外狹忽鳴壁間火恒焰溝中水沸而有聲也延醫診治靡效誤投何生藥血潰而卒悲哉是為嘉靖壬子十二月十有六日也生正德甲戌五月十有一日年纔四十耳胡促也既舍且斂遷柩於城東天寧寺楸來奔攜弟琳扶之歸吳治帷堂以

延弔客禮也余始之郡首入縉雲宿於公署安人夢一婦曰久待爾胡來之遲也目恍覩其形心竊惡之及卒治木者曰疇昔王公偉者亦蘇人而夫人死於此亦小人治其木也始悟向所見者王君妻耳鬼神之事信乎非誣矣而壽夭殆亦有數莫可假哉子男三長即楸娶白氏尚寶君悅之女太保尚書公孫也次琳娶沈氏吏目君知剛女中丞公孫也次穀娶徐氏詹事君元成女少宰文敏公孫也亦卒繼李氏太學君元紹女宗伯文

安公孫也一女順適宋生延昊孫男五熾塋燹俱楸生
兆畿穀生琳女京字幼未惜乎安人不及見云時倭夷
之變墳墓慮有發掘之患俗多停棺俟寧者余解憲還
壬戌十二月十六日始卜吉於寶積山之陽開穴通隧
并沈安人並葬云李夢暘曰妻亡而後知吾妻也諒哉
若談安人者可謂益友矣安人物化而吾生不辰屢構
釁稔寧復有能為余籌畫屢中者哉余故識其大者若
性資柔婉而操則堅持恩貸妾媵然罔敢犯其威者已

無長物而一芥不妄取於人大事為爭執之細事曲為承順終身無反目之辭心厭繁縟被服輕素性好潔雖故衣敝履瀚之無垢也訓子嚴厲使少假之年三子豈皆以賢成名哉余媿吾妻矣先是東帛修謁徵銘於姊壻方伯顧君夢圭未及屬草而先卒闡幽發潛以俟來哲悲夫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八

明 皇甫汈 撰

哀誄

恭擬世宗肅皇帝哀文

惟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十二月丁亥朔十四日庚子大行皇帝崩于萬壽宮旋殯于白虎殿越歲丁卯三月十七日壬申將遷座于永陵禮也雕輜移輜畫攢撤

帝風咽酸茹霜凝悽絳嗣皇帝心隨去劍目送遺弓昊
天高而悵罔極泉路渺而悲奚窮小臣忝念昔己丑賜
策彤庭分符赤縣猥授華銓載司清憲罪荷曲矜恩蒙
微謹敬昉冊命恭述哀辭少報君臣之義仰宣父子之
私其辭曰惟明應運慶洽天人還資聖厯誕挺聖君高
帝崛起恢烈鏘勲周漢驅除曷足以云列聖續服克邁
徽猷七葉中否八駿荒遊闡瑾構霧藩濠逞謀治乖端
冕殆隣委裘懿問惟興光昭伊昔善埒東平仁歸西伯

如母樂推啓賢師錫嘉靖殷邦修功代邑祇命允協格
來其勤踵堯蹈舜稽古禮文創建九廟懷柔百神享祀
咸秩燔瘏攸分爰覃孝思並弘德教敬一垂歲農桑屢
詔宣后崇儒軒皇問道精意執中玄心觀妙雪由歟集
雨以祈零甘露嘉醴卿雲景星秬麥六穗芝草五莖恬
鱗抃沼肉角儀庭皓質緇章黃耀赭異胡瑞不臻胡休
不界化浹中區聲漸遐裔象德象功盡倫盡制軼漠航
琛踰沙匭賁百蠻歸化韜弓歛衽禮樂可興干戈底定

秦漢以還唐虞斯盛登必元愷簡必俊髦穆穆布列濟濟
盈朝于淵網致在數旌招內寧外輯陽長陰消方祇表
靈高禔恤胤始正中闡旁充燕寢粉黛蘭郁褱褱暎映
魚貫承私麟祥衍慶既咨四岳亦闢四門躬閱封事洞
察邇言威以克愛義以割恩剛斷惟獨權攬則尊匪窮
土木麗軌宏圖匪慕蓬瀛嗇神葆軀璇題瑤榜綺綴椒
塗飛廉望氣阿陞凌虛嗟金藥之未就懟瓊葢之無徵
巨跡空履仙掌徒擎宮車晏出宸几宵憑居諸急節霜

露顏齡嗚呼哀哉小臣沆昔也通園陵以馳道今望履
綦而苔沒向也扈清蹕於屬車茲奉衣冠而月出採松
柏於江南樹成拱而風瑟引瀾漣以為池遡逝川而流
泣嗚呼哀哉探大隧之寂寂兮預鴻筭於睿營瞻豐丘
之冥冥兮協龜筮以考貞攀龍髯兮百工躡踊封馬鬣
兮萬姓悲嗚嗚呼哀哉若帝者父作於前子述於後日
照月臨天高地厚刊德難名垂聲不朽從七聖以昏迷
慰一人於在疚嗚呼哀哉

弔淮守張君文 并序

淮守張君守約少以楚材挺為周楨漸翼鴻達早膺龜
組單車入境仁風被於初蒞家糧自運苦節堅於素履
使東海卧治假以歲月則南陽坐嘯殆其庶幾亡何蒼
頭構厲白刃倖膏菴以循良之身隕於臧獲之手嗚呼
痛哉夫習在難養患生易忽如得其情則異類之感可
通於肉骨苟失其道則萬乘之尊不畜於臣妾是故奸
宄發於牀第而羌胡生於衽席詎獨子密不義彭公昧

於幾先中書寡恩顏氏載以誠後而已此古人所以守
黑於淵魚智士所以納汙於蜂蠆也詩稱肅肅在宮之
容異焉易繫嘻嘻閑家之節隳焉寬猛相濟威愛厥克
範斯存矣極而論之當伯廣州之役非同申池之怒便
奴賞酒之忿異乎鵠亭之貪何發之暴且慘也夫弑逆
行於二千之吏禍變起於股肱之郡是曰人妖匪由天
作之孽曾是在位罔恤震隣之咎哀哉先是容曰守居
嘗鞅鞅如不欲生益亡徵焉朱季強直以自遂杜陵慄

慨而請掾守不能然則恥之武夫憑寵而作威少年據
津而黷賄守不能禁則恥之闕吏囁嚅則終童棄繻亭
尉沉湎則故將止宿乃使利賓之士懷懟而越疆載馳
之夫望風而迴轂守不能振則恥之志乖政闕氣沮神
靡然後隙開釁作至悲震外戶血濺同官方且指掌鳴
心瞋目示意亦晚矣室之窈窕之御囊無金玉之藏末
命陳於死友愛子未遑託人寧不痛哉余與守也交非
平生罕叔向芻衣之酬如此邂逅有徐君寶劍之盼茲

於返國望嶧山而興嗟遡淮流而出涕遂獻弔云爾慨
斯人之委化兮吉凶昧於所研傷中道之天閔兮匪獲
考於天年春叢摧於秋荼兮鳳鳥繫於鷹鷂胡君侯之
不競兮身既沒而名湮負明哲之雅訓兮禍自召其奚
愆登昭丘而想魂兮望洞庭而抽思表素旌於千里兮
告巫陽為我招之謂江蘋其可薦兮悵皋蘭之焉貽苟
桐鄉之足葬兮又何必遠從乎湘纍

弔葉秋官文

歲在丙午余承母夫人諱毀瘠棲廬屏焚掃軌不通御
史之顧御史銜之迺構細人訟牒文致其罪越明年丁
未上書闕廷詔下撫臺移之京兆余業將有白下之役
方是時鄉人士皆心知其冤而莫敢議曰此御史讐也
浙省參知廖君叔愚持節過吳詢得其狀悵然曰吾輩
責也即移書勘官援筆數十言陳其梗槩逮余聽理京
兆都人士亦皆心知其冤而莫敢議曰此御史案也比
部大夫葉君體仁廉得其實扼腕不平悵然曰吾輩恥

也起而力辯以百口明其必無夫排難釋紛造次而懷
仲連之風憐才彰義慷慨而存文舉之烈二君於余良
可謂知己者矣又明年戊申聞廖君一旦捐館亡何而
葉君奄亦辭代矣嗚呼痛哉語謂愛之欲生惡之欲死
乃人情之大惑至為善獲夭為惡蒙壽又胡天道之無
徵耶二君者生而聰明死必正直幽冥之中必有以考
見余之心跡者苟當得其情必將幸其事之未竟而悔
昔纓冠者之誤也使罪浮其實必將痛恨其憤之未雪

而陰欲推卹於其人也嗟乎余不過獲罪於一御史耳
脫或身墜昭憲怒於明主則糜爛齏粉殆不旋踵是公
車無覆轍之條肺石罕更生之惠虞典何以宥疑於惟
輕漢法何以差級於使過哉德修而謗興寧免負俗之
累行非而心是詎徇通國之情二君知余亦深且篤矣
余自昔好覽莊列之篇凡齊物庖寓累數千言而頗達
其寵辱得喪之故茲息淨土披味釋氏之書凡阿含上
乘復累數千言而尤殫其因果徵報之驗一時矜炫名

勢侮弄威權者視之若燕雀蚩蚩相過乎前坐見其溷
消燼滅落迦於後也二君雖位不充其才齒不滿其德
而流慶於苗裔受福於輪劫者可際量哉是故以彼而
生安知非嬰網桎梏彼云障礙者也以此而死安知非
超度涅槃此云縣解者也葉君之病亟也猶瞋目而語
人曰惜乎余友之白其冤余不及見也當事者領之而
已斯言余忍聞哉嗟乎壯夫快怨而途窮國士酬恩而
日晚悠悠蒼天負此良友撫膺增悼泣盡何言因束芻

酌酒東向載拜就位而哭葉君并西向載拜望風而哭
廖君二靈其鑒之哉葉太倉人廖茶陵人

諫議沈公誄

并序

諫議沈公者吳嘉定人也毅皇帝時以射策發科為行
人選充給事彈劾不避權璫仄目時閹瑾方用事知公
家贍於財有求不遂輒欲中傷之乃遣往雜治邊獄歸
報謂所當不讎矯詔逮繫將坐以危法尋得減論謫近
戍瑾敗起家署桐廬簿稍遷廣東僉事歲餘免官公夫

人亡繼而元嗣思道天死妻子自經以殉所司上聞有
詔旌其間公宦不通顯家復多惟居嘗鞅鞅直背而逝
嗚呼哀哉公之仲子余故妻也媿乏河陽之才爰述荆
州之德聊託素旒以誄鴻績其辭曰天道無親恒與善
人江都來宅累葉方振丁辰之缺坎壈終身嗚呼哀哉
公生俊發期於奮庸恥徒以貨埒於吳中折節敦書鬱
為儒風公有偉烈揚于帝廷彈劾不避諫職允稱承嘉
一慶位遂不登權閭作釁致公於理咎咎多財情乖寡

悔匪天照微公其溘死嗚呼哀哉公有至性友于兄弟
奉母閒居孝亦不置拙類安仁忍幾公藝公有賢妃嗣
先之徽既諳閭德復贊庭規一旦潛翳家道以隳嗚呼
哀哉公有元子誕淑才質弱冠邁閔秀而不實烈媛自
殘隕茲雙璧嗚呼哀哉家君分省舅為瑣臣顧余國士
眷余嘉姻每懷芳問屢奉光塵杜門却掃拊缶興歌霜
露委幹風日損柯彌留不起痛也奈何嗚呼哀哉余方
祗役薄遊上京承諱酸鼻感舊淒情既嗟東武復悼射

聲嗚呼哀哉視履若此獲報若彼謂天益高人道孔邇
藥後必大懋哉小子靈將即遠乃弗克會收涕江干想
魂天外綴茲誄辭聊以寄愴嗚呼哀哉

明徵君吳公誄

并序

維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明徵君迎曦吳先生
卒嗚呼哀哉厥配李孺人先奪一載季子國倫痛慈儀
之奄背悼乾履之俄殲茹荼銜諱勉襄協禮除服起家
擢省試第一越明年庚戌登進士第昭嗣通德闡茲令

名公亦可謂不死矣然猶感鼎養之匪逮虞潛懿之或
湮乞余作誄以累芳行古稱大夫之才臨喪能誄是故
序悲婉切遠劣潘生綴藻纏緜上慚陸史嗚呼風摧寧
樹歲閱陳根榮始衰終亮爾情素爰采遺絢辭惟永慕
詞曰邈矣延陵猗歟祖烈奕世毓靈迺誕英哲繕性
躬抗跡砥節幽履金貞清標玉徹曾是古心先民有逸
抱甕灌園帶經力穡蹈道遺榮陋茲乾沒緬彼漢陰機
將永息傳稱萊婦歲頌鴻妻化刑偕隱式敬賓儀開家

裨壺福脩有基鄉閭表正籍甚音徽具邇懿親推財克
瞻疇大吾宗寵弟曰憲敦賞斯昂遂膺嘉薦無忝郭君
人倫洞鑒慨昔披裘捐遺不拾管但揮鋤視金如礫公
介與齊楊生感泣義薄高雲心光皎日亦有平子託死
巨卿堪也抱臂申訣友生嗟嗟曾氏彌留在筑躬視醫
殮善匪近名娛情墳典委懷琴尊屏騎而徒栖遲衡門
餘慶垂裕子孫寔繁天恒與善人亦有言衛生有經致
柔甘寂可以引年胡然奄忽梁傾外庭蘭偃中室冥理

難謀局臺易即嗚呼哀哉荀令猶存謝公不死鳳羽攬
暉駿發季子文蔚楚材屈宋方軌溯源會稽東箭之美
此魂允慰茂行孔彰振振樂後俾熾而昌椒非林實寶
異池隍贈級賁壤國著彝章嗚呼哀哉丹秀珍舒孝思
不匱優游考終自同蟬蛻光塵雖戒芳猷靡墜述德徵
辭庶幾黔惠嗚呼哀哉

徐東臯誄

并序

重光紀歲維暮之春予解南省司勳赴闕聽補職時長

興徐子中行甫擢第拜都官乃從闕下締交焉竊聞東
臯公之風未嘗不延頸想見其人迨余免歸吳門徐子
出守汀洲歲且九易矣吳距苔雪才踰百里知公固無
恙也一旦走白馬之使惠素書之音聞公於二月二十
日先已捐館徐子居苦塊期而祥矣神魂震越申緘嗟
惋覽莫能竟至歛悲收涕載繹來旨欲予為誄昭宣盛
德兼示王子世貞所為序傳謂公為隱淪任俠宗子臣
所撰志銘稱公為有德仁人二子交汀州最為莫逆知

公持詳又皆秉倫鑒善屬文言固信而微矣愧予才不
閑於述哀因掇二子言庶乎受成於廣意比次於岳辭
若公者生有下榻之慕死有報劍之知附青雲以永託
沉白日以遐思昧平生於頃蓋聊髣髴乎音徽竄玄廬
以啓路表鴻烈於旒旂嗚呼哀哉其辭曰哲人砥行烈
士徇名挺時介立不為貨營矯矯徐公籍甚英聲處圯
斯槩在濁能清源彼濠梁實其苗裔徙茲苔雪逸情莊
惠居惟堵宮門多結駟片言解紛千里誦義操羸惟許

積而罔捐多財構囂窘於少年公數其罪蒲伏謝愆散
金高會推牛擊鮮庇我舅氏實情所鍾遼賈方阨里豪
逞克既脫其網亦挫其鋒朱家往誼魏客遺風謂公任
俠是耶非與中歲折節從事詩書縱橫談世慷慨興渠
謂公仁者言出利俱負茲才哲惜未效用位匪眄昧世
若玩弄彈琴自娛耽酒揮頌稽弦輒響阮杯興動嗚呼
哀哉公邁陰德賢子克生錫爾郎秩賁爾簪纓屏華弗
御舍車徒行志意苟修爵服所輕汀州乞養曰予康強

諭以清白誠以循良人貌榮名孰短孰長履終獲考裕
後克昌昔漢叔持爰著英烈班生製誄載諸史牒采公
潛懿視彼猶劣小子斯文沅芬不滅嗚呼哀哉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九

明 皇甫汈 撰

祭告文

祭費文憲宏文

嗚呼元老一旦捐館隕其台星天子震悼國人涕零迺
輟金縣迺給秘器羽儀送哀王官臨視禮也迺有元子
司馬即遠東都工僚設奠酌酒上鋪嗚呼哀哉凡台小

子緬在夙齡操觚弄翰綴文繹索將游上蘭卽知有公
以弱冠擢第明經起家珪璋其器斧藻其華願見公者
辟彼高山思仰其巔辟彼滄海思泳其涯矣私淑懷賢
窺觀談政誰其優為公也籍甚迺髮聯樞赤心司袞
典胄青宮秩宗局禁尚父周昌阿衡殷靖光輔四君逮
踰五紀日贊謀謨風行化理北門屢遷東山載起鳳鸞
標英狼跋遺美時則願見公者辟登諸龍辟附諸驥矣
既而濫翼雲漢晞跡天階疏廣未去文潞復來或揮塵

承顏或珥筆受知契券猶溫典刑未隳木壞而人將安
放鑑亡而帝實勞思嗚呼哀哉胡幸識公胡遽歿公昊
天不弔小子有恫若公者司勲載之洪烈典冊備乎徽
章銘德垂於彝鼎世美續其冠裳我思古人惟杜惟房
史稱藏用不顯其光卒莫能揚惟以永傷

祭盛中丞應期文

天乎痛哉哲人萎矣繫公之降實東南之美矣射策發
科弱冠登仕籍甚水曹蹕絕雲署郡績憲猷臬揆藩最

燕京粵服楚邦雍市所戾罔弗入焉迺志度淵宏悻直
方潔不畏強禦必躬就列清揚濁撓堅磨白涅夷獠德
綏權寵威懾歷試諸艱利器攸別望夙闕崇行馴覃化
雖絳灌嫉賈而蒼生繫謝故何武留思寇公願借緬公
善在鄉邦則範在鄉邦身在朝廷則功在朝廷足跡在
天下則政在天下凡履台之老薦紳之士司刺之官秉
鈞之貳僉稽首以讓百口以譽而聖天子方軫求舊之
思遺遐之悔胡然奄忽殲我明懿匪人莫容抑天見忌

也耶嗚呼痛哉公之生也天下之人執鞭而企慕焉謂
吳之濱如崧之神矧台小子公同產也又曷勝其登龍
之驩附驥之情哉公之歿也天下之人輟舂而於邑焉
謂吳之隈若秦之摧矧台小子公同產也又曷勝其承
睫之涕銜襟之哀哉嗟乎玄廬既竄素旌載靡長夜無
由旦而帝鄉不可期已迺指呂梁而興悼擬長沙而抒
辭慨宣房之未就悵彝鼎之已隳東芻于匭升蘭于卮
道遠莫致我心之悲溯風延佇曷來騎箕

祭何司空詔文

嗚呼瞻彼天姥惟嶽降神滙茲若耶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篤生俊乂誕發奇英通方奉義漸階賓廷
登夏之箭為周之楨爰厠華省聿飭其猷綴辭婉邈繹
經擬休一麾出守氓曰循侯載移之藩澤洽化流敷歷
孔艱公為實優漢刑靡謝唐軫非道帝嘉爾勲迺眷北
顧俾居憲臺往撫畿輔載剖之符載持之斧恒闕鎖鑰
潯河砥柱桓桓司空赫赫令譽邁跡古人文武吉甫公

懋厥德克昌後胤有子雄飛聲名籍甚紆朱纁金嗣閱
崇品懷梓南圖遺榮東引芳風彌煥危星遽殞迺反斯
丘迺安斯寢哲人云逝哀訃遥傳王之蓋臣天胡奪焉
棠由政芾碑以淚鐫同升在位協恭有年老成是失悼
憤莫宣陳詞奠饋神其吐旃

祭張司馬邦奇文

玄造宰物吹萬不齊恒予難諶孰隆厥施故淵雲拔藻
而飾治或匱弘舒儒雅而宣力則虧遂乃褫鳳池而興

懟違京輦而喪奇皆才謝經世道罕通時也公弱冠登仕解褐禁墀出入華清而嘉猷懋著敷揚德教而令聞四馳陶鑄三省銓莞兩畿贊戎授律齒冑得師文武為憲天子是毗耀威尊俎晞功鼎彝奄忽委化胡不慙遺中台夕隕梁木晨摧鴻烈不朽榮名在茲乎或者悼公齡不躋於大耋位不晉於袞司殲明懿於未究先慈景而背之則殆非達觀之論而淺之為公悲矣某等服官南署獲奉光儀今將安放淒其永思

祭周中丞采父文

嗚呼先生奄其亡耶其弗亡耶元子中丞公譽逮承休
爰自岳牧秉憲之章遵彼蜀道臻於滇陽入里展覲既
豫且康黔黎跂軼以炳曜矣徽覩旌而凜霜矧我下吏
咸荷末光憑威徽寵俾西土用乂南夷于襄胡然捐背
馳諱震惶公抱荼疾幾于隕僵嗚呼哀哉先生楚產也
降神于衡誕秀于湘斧藻其德金玉其相發潛昭隱緬
山高而水長若夫試邑從政民曰循良過庭敦教貽謀

式臧每振窮以排難不如柔而吐剛其篤行也如彼太
邱表正一方其知止也如彼彭澤三逕徜徉手解十惑
成一家言此其不朽者久而彌彰嗚呼先生曷乎云亡
莊生達命荀卿非相先生兼之死生之際亦大矣曾奚
足以介其心乃妥順而安常楚俗志恠而尚巫屏紛史
與秘祝惟禱以清夜之香匪求吉宅亦遇佳城靈其攸
妥而魄永藏中丞簡帝晉陟廟廊履綬錫膺厥後克昌
冥報弗爽積善致祥嗚呼先生可為不亡昔我仲氏為

禮曹郎厠中丞之榜末忝通家而莫忘夙懷令問未奉
清揚晨趨開府夕拜帷堂繼慶以弔歛笑為傷蒼梧白
雲瞻楚之鄉陳詞歌此敬酌茲觴

祭座主李公默文

人生代間動嬰時網一切身外咸足為障等彭於殤齊
得於喪名苟不完忠亦胡諒早晞雲陞晚總天曹赫赫
李公未為不遭蘭以薰焚金以毀銷刑不可近義無所
逃莊云委順釋示忍辱軒冕雖華繫若桎梏哲之大雅

進退惟谷顧訟殷冤習流孔哭魂返甌里道假吳城門
牆之誼嗟予小生昊天不弔冥理焉徵陳辭薦酌飲恨
吞聲

祭顧方伯夢圭文

嗚呼天道無親恒與善人有不然者天其難諶若我姊
壻溫溫恂恂古稱善士謂非其倫束髮擢科甫冠躋仕
縹組陪京彰纓銓署既總臬司亦領藩貳敷歷多方所
在稱治嗣先之軌秉文之衡談經覺後河洛諸英閩粵

僵化齊魯捐刑德功並立學宦兩成歸不待年超然止
足抗跡幽棲恬心寡慾宜享遐齡胡奪之促追想平生
可為痛歎上既用酬下亦奚負計君所遭未為不遇齊
物彭殤則各有數情忝渭陽實惟親故君有令子出自
吾家所不死者其在茲耶酒匪曰旨羞匪曰嘉靈其來
鑒聊以永嗟

祭林中丞潤文

玉紀方流珠徵圓折崧既誕祥閨亦挺傑洵美林公夙

懷英烈穎脫黷宮駿登天闕剖符宰邑操割臨川仁風
遐偃惠化弘宣躬率禦寇隣境獲全像寢爰飾豐碑用
鐫茂簡臺端南巡畿甸抗志澄清封章屢獻武過江防
文釐闡彥輪擬埋網驄思避典權相竊弄納子於邪彰
賂干紀實繁爪牙側目瞋視重足怨嗟朝揚于庭夕覆
厥家迺有強藩憑寵怙勢如火燎原弗戢將熾疏入回
天詔出震地宗社永寧剪茲二戾亟超司馭驟閱中丞
妖氛潛殄鯨波不興十郡元元咸乂蒸蒸農棲于畝士

飽馬騰國有蓋臣民食其福甫踰強仕胡奪之促慶問
弔門奄忽倚伏罷市輟相百身可贖欽承令譽幸挹光
儀樞筦位謝竹帛勲垂撫膺展饋裂肝陳詞丘首云邈
箕魂假斯

祭友人周詩文

我友周君抱淵朗之賢懷跖弛之節抗跡垢氛比景英
哲甘選俗流不省家業言或非義絕不置口心所不平
輟形於色道乖非千金可回造次能振人之急任俠樂

施畧無長物詩極研思而未滿其致負恨孟生醫擅神
授而不展其良寓情韓伯睥睨一世遨遊二京卿士大
夫浸淫聞其聲矣然但知君為山人而不知其有國士
之風也余家與君三世締交踰三十年君亦自謂知己
而吳之人孰不為然今既撰述懿行芟輯遺篇可永傳
矣嗚呼生主於我死殯他室生前接盃酒之歡聯衾榻
之好死後乃不克會葬松丘望塗引紼忍愧束芻之賓
騰譏動輪之客哀哉已矣周君代奄辭矣生妻去惟魂

靡依矣悠悠琴川心傷悲矣幽冥路隔見無期矣虞山
匪邈悵焉違矣酸衷不文揮涕馳奠靈而有知庶其來
鑒

祭王吏部穀祥文

幼挺淵姿夙成偉器既發歸科亦遊中秘簡陟銓曹日
隣禁陞懷恃陳情選權蒙戾遂奪省郎恥為郡吏爵服
遺榮丘園高賁翰墨馳聲丹青餘事三紀于茲曾無愠
悔山公舉知屢召不起文翁欽賢清德題里悉屏垢林

宜躋遐社霜露忽零日月云逝未就蒲迎遽隨蘭萎令
問靡湮芳儀潛翳同榜弟兄通家猶子瞻格帷堂敬陳
奠饋夜壑流悲晨星引涕天乎邈斯神其昭只

祭沈僉憲熙載文

學以文藝為戲而竟取高第仕以爵服為玩而聊以晞
世不顧尚書之期復何簡書之畏寧知御史之尊抑何
驄馬之避脫屣滇徼反服丘園絕赤牘於當路標綠尊
以命軒客偶乏而強飲婦奚知而苦言家無長物杖有

餘錢左挹卓袖右拍伶肩自謝疏傳之產誰請叔教之
田願為步兵不樂憲職我有子孫遺之清白大開靡踰
突梯胡益交錯觥籌續紛履舄擊缶歌烏處禪誚蟲悲
哉斯人奄隕斯疾設醴中山想魂采石萬物如萍千載
一息

祭李邦直母文

懿彼靈修誕茲洪胄彤管嗣徽璇閨挺秀惠問方昭淑
德允懋猗歟相依唐哉王後迺眷南越爰自西平之子

于歸厥肩惟楨式弘閭範益劬家聲宜有顯者莫之與
京軒昂褐玉時潛未曜蟬蛻華榮鵲齊玄造鉛粧罷御
冰壺砥操箴瑜在疚鞠育用悼湊我良殲爾孤翳存義
方靡迪柔訓斯溫漸鴻要路容駟高門潘令殫化陶母
貽言福履既綏泥章載錫弗遑痛新胡遽艱棘承睫無
從叩心罔極翠葆悽雲素旌慘日知子司馭發跡水曹
先哲是景同官曰僚流風匪謝謂天益高延佇慈魄來
假香醪

祭倫以訓母文

奕奕倫氏耀德南陬高山景峻洪源行流既申玄貺復
協神休世及為禮述作恢猷豈伊外刑實惟內贊任以
興周詩人咏歎孟陶啟哲列史炳煥誰謂克昌匪由聖
善良配肇合鉅卿奮庸翩翩五鳳矯矯羣龍敷文緯典
拔藻亮工三朝籍甚四海罕雙玉署清班蘭臺妙選里
表鳴珂司移銓堯輝映二京母遺云遠眷戀堂闈予告
迭返象服鸞章何福不茂鶴髮鯢齒實躋遐壽實樹偃

芳常眉謝秀天錫慈慶亦孔之厚蒼梧欲從板輿遂傾
賢哉母氏曰余友生朝承凶諱夕戒遄征逝矣用饗悽
其為情

祭孫陞母楊夫人文

名閨誕媛蘭芳玉潔卜諧鳳占縞承鸞結肅肅中丞惟
邦之傑靖忠徇身竟寢藩孽伊誰相之申以大節夫人
知微荼艱茹血天眷蓋臣篤生俊哲耀武拔文熙紘纂
業鼎甲歸登旂常換揭銓宰崇班符卿清列繩武者孫

華組嗣繼萃茲一門孝義貞烈家慶斯臻國恥允雪福
履優游宜享耄耋霜菴萱萋星俄婺滅從宦僑京孟隣
雅接母儀式欽傳訃哽咽靈輶南遷備員東臬束帛辦
香以告以藝潛德幽光千載靡歇

祭徐母王夫人文

赫赫東海時惟徐公尚德秉哲纘穉之風太原有子淑
慎其容以相以勗興我徐宗既奉女教亦閑婦則行不
越閭言不踰閥孝敬有儀喜愠無色化染湖濱媯汭斯

匹雖殲鳳德實產麟姿影纓雲陞組組天墀國史允賴
邦衡是持帝曰介爾福履來綏顯顯徐母承休受祉肅肅
宰臣敷文佐理彼構之言豈渝令美思樂閒居駢列孫
子優游偕隱俾壽而昌胡不滿百九十方將朝捐鏡閣
夕啓帷堂慈景潛緊徽音弗忘諸生在門熟聞聖善敢
告執彤爰采遺絢載酌之觴載陳之奠延佇柔靈獻歆
永鑒

亡妻談氏遷柩文

自爾作嬪迄於委化凡二十有二年中間升沉榮辱得失忻戚余所備嘗爾與周旋蒙犯霜露跋涉山川相期偕老中忽棄捐奪我內理孰嗣爾賢蓋棺郡舍歸櫬寢廷宦遊兵阻日月其遷茲始卜吉於彼上方爰啓新阡靈輶往即永閔幽泉爾子若婦爾女若孫下逮妾御靡不悲號涕泣懷德銜恩聚族中外亦皆咨嗟嘆息追慕芳魂莫饋既設樽酒若存以此思哀哀其可言衷惟神鑒辭莫能宣

皇甫司勳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六十

明 皇甫汈 撰

跋語文疏

書少宰霍公西漢書後

門人皇甫汈曰昔者薛叔問於文中子曰續書之始於漢何也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

乎此渭涯夫子西漢書之所由作也其言綜史傳系皇
綱述炎厯之大經大法黜嬴紹姬可以監興亡覈治忽
辯是非究成敗書之教也或當書而不書不當錄而錄
予奪之法嚴褒貶之義備春秋之旨也教準書傳而不
泥旨範春秋而不誣典矣淵矣可以觀矣昔有作者博
文寡要雜記委瑣宗本誕章殆弗及也其與荀悅紀倫
乎聖君賢相書紳置座繹思而允蹈焉謂亡裨於政吾
不信矣吾不信矣

題周山人留別西湖詩後

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戾選體易似而實離世之擬
跡於江篇行剽於沈集者辭語匪不艷續而姿神興態
絕無可玩辟則倩衣於毛嫱借飾於西子然腰懸玉束
眉謝蛾顰始勞髣髴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
皆庸目乃曰甲幾魏晉乙庶齊梁是何古人之多也豈
不誣哉周山人雅精於詩兩游越中得詩數十首咸足
稱美近體如弔岳墓登天竺諸篇特為藝林所賞至留

別西湖兼簡田憲使童侍御劉山人一篇尤為選體之冠婉麗以會景俊逸以宣情春容以達氣縱筆二百言無一字谿徑真得古人之髓不徒索之形骸矣蓋西湖佳地也三君英流也在昔謝監舊園之篇寄懷於顏范臨海之作屬意於羊何殆有以也詞旨並妍古今同調矣田子近輯西湖覽勝集搜採羣玉此其瑤圃之一枝云

書吳氏醫說後

蓋聞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藝文志載醫
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畧分為二家自後立說
寢廣去病寢微未嘗不苦其蔓且泥也善乎許嗣宗曰
醫特意耳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
著方劑終無益於世遂不著論然越人之遇長桑授以
禁方漢詔太倉長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華
佗之死焚其書竟罔傳者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
盡廢耶括州吳氏球世業醫積學五十餘年博極奇秘

察脉最精處劑惟當診療輒多驗者又為人廉潔醇良
固可信而託也因著疏義辯疑諸篇凡九種共二十卷
刻之以附甲乙之部覽其書咸足發明血脉經絡表裏
及虛實之分順逆之節氣感之應寒溫之性水火之別
如探黑白馬亦專心矣夫自六塵伐性七竇移情衛生
虧攝機速慶痿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方匪對症
藥或誤人此醫之全十無三四也養生食療二篇濟物
尤弘矣年踰七旬官知無恙步履輕捷是豈空言者哉

余攜內之栝甫八閱月忽遘疾不治奄忽郡舍始恨得
吳之晚掩卷泝涕識諸簡末

題竹堂寺僧保遺卷

先君記
文也

在昔敝廬結於槐里隣寺標茲竹堂王父就釋弘之招
情緣奄謝先君題鎮公之卷手澤猶存迨後業染俗泝
傳非慧照一彈指頃瑤簪將雙樹俱凋幾過門牆寶塔
與千花共燼嗟夫教本示寂焉取於遺法既淪空無貴
乎保此余之展玩增慨牽率綴言以授宗行者也

批點唐詩正聲跋

蘇子若川問詩於余余眎以解頤新語間又持唐詩正聲乞余批點因其傾素遂爾操朱蓋詩有秀句有幽句有麗句有妙句有奇句皆為加點至神句則為圈之夫景會則秀興遠則幽才充則麗情來則妙思苦則奇而超逸則神矣此作詩以覓句為難鍊字為工也能熟玩味之而參以新語其於風人之旨殆庶幾乎

張氏墨蹟跋

雲間張子持其先大夫龍山公墨蹟二卷眎余以余先
子中憲公與龍山同登進士益世講也展卷諦觀點畫
精妙勢若飛動由其先大父東海公以字學著稱先朝
過庭之餘自得戈法若芝旭之遙華而義獻之濟美也
詩亦每有真趣間合雅音玩之足為心印況手澤存焉
斯張氏之遺寶亦翰苑所共珍者哉

楚藩建承運殿兩院三司賀文

楚藩以承運殿上請天子詔可乃敕所司輸財於公帑

用民於農隙對揚絲綸之命肇土木之工月應黃鍾星
臨營室茲益賢藩夾輔之義懋著故聖朝親睦之典特
隆者也泚演文昭封分楚望禮樂能述為善迥邁於東
平江漢上游覽勝實誇乎南紀崇基因舊大厦更新一
水晴懸粲烟霞於鸚鵡兩峯高峙擁嵐霧於龜蛇櫺構
環紫桁梧綺錯雲來鉤座影搖鴻烈之經日映金鋪光
射駢文之璽輪奐成隆棟之吉本支奠磐石之宗修竹
夾植而檀欒叢桂紛披而馥郁規模弘麗層臺不數乎

章華制度森嚴邃宇恍同乎景福四墉既列百堵皆興
于焉攸躋以攸寧信哉移氣而移體大國觀風並叨持
斧之使小山侍讌每隨飛蓋之遊願景運之丕承常歌
魯衛綴鄙辭於善頌媿擬鄒枚

吳郡創建大中大夫劉公祠移文

蓋聞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氣味斯合風存往
哲好出秉彝故經海隅者每興感於魯連過延陵者亦
佇想於吳季悉由異代矧乃同鄉若太中大夫劉公昌

者性資天挺問學夙成敏可射碑強能覆奕葉文莊見之心醉耿清惠契以神交擢魏科於先朝馳休譽於英廟大梁督學造士殆及萬人秘閣纂修著書將踰千卷鄉稱師範企偉烈於西河國尚儒流擬高蹤于北海稽之於禮既合祭社之文秩之以祀亦協置祠之義生不視產死罔遺財子奄隕年孫遭終窶家湫隘而僅餘容主之輿墳單露而奚有建廟之基廉吏可為不可為斯文幾喪幸未喪比蒙郡邑循吏覃舉廢之仁臺司憲職

隆邱幽之典卜地而授以經始給貲而相其落成然工役浩繁土木重大求致美於輪奐必取盈于繼錢凡我搢紳先生縫掖後進景行芳躅追慕緇衣徇義則金在必捐樂施則劔亦思棄堂構既備靈爽攸棲漢章芻絮不莫於桓譚之家晉安蘊藻奚告於梁鴻之墓哉

重修陳太保祠疏

古稱孝行通乎神明誰謂仙機涉于玄渺陳氏買羔奉母何言鑑底之焦呂師施藥療人即顯壺中之秘開以

既盲之視延斯垂絕之年王虛牀若有人董永門忽無
見徵諸往牒信此精誠東吳傳為美談先朝錫以旌典
爰飾廟貌用激輿情久因兵燹屢遭遂使風雨不蔽舉
莫可廢貫亦宜仍將俾戶產感雉之兒家生召鱗之子
人非望報天自降祥者也

吳郡天平山重建雲泉寺疏

人世恒理有廢有興佛家業緣不生不滅觀崇基於肯
構辨浩劫於沉灰奚謂山靈徒俾城化若夫天平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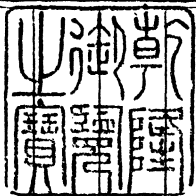
在郡西南之陽距城二十餘里巒稱卓立峯號飛來龜
龍之石勢殊形而雲壑之泉聲互響梵宮壯麗環日月
於重廊法像莊嚴煥烟霞於秘殿經營殫智本僧遠之
道場奏請蒙恩為相公之祠宇松楸攸寓香火斯存自
宋迄元烽塵貽戚我明逮武崑燎為灾祇樹與鴈塔俱
平洄沙將猴池共盡雙林鞠為茂草初地失其布金大
界輪迴兆雲泉於白馬鬼神呵護存忠烈於靈光范之
子孫無慮千數誰其恢復有緬二卿

太僕惟一
光祿惟一

物色乎

異人先容以展謁迺有某者標秀慧宗研精戒律寓燕
京而等什遊吳苑以同支瞻眺興嗟徘徊寄慨痛銀繩
於已絕閔璇刹之將傾遂發菩提心爰資弘覺力告諸
宰官善士念茲鄉國先賢望墓田於西陵崔臺遺令啓
津梁於東渡鷺嶺遐蹤羞蒞空囊蕭條餘鉢將使周官
授矩以揆日郢客運斤而成風梓匠勇趨檀越喜捨緡
錢斗粟罔非夙世之因片瓦尺椽並是他生之果花重
開於四照法再演於三乘美哉輪奐之新宛矣山川之

舊普霑玄貺廣被洪庥釋氏以功德濟衆生欲報之德
相公以憂樂關天下樂觀厥成



皇甫司勳集卷六十